

影壇憶往

由名影星鳳凰引起的連想

● 潘我源

老友相聚懷舊憶往

影壇憶往

每次訪美探望大兒子一家人回來，到了香港總是先繞道上海，一方面探望大陸的親人，另外也想和老朋友們聚會一番，去年在上海見到鳳凰，告訴她，我這兒有她幾張照片，當年我還是一個小影迷的時候，買的明星照，母親在我離開她以後，把我的東西都收留保存起來，並隨身帶到台灣來，她把對我的愛和呵護，都寄托在它們身上，這幾張照片也在其中，她為我保存了幾十年，今天想起這事，我去翻那一包有著許多過去中、外老明星的照片，因為我答應要把鳳凰的照片送給她，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抄四舊等等行動，她可能自己都沒有這些老照片了，在翻找照片時，看到有的照片上著有顏色，看著這些色彩

，我回到了當時的情景之中，那時候，半個世紀前的照片都是黑白的，根本沒有彩色照片，一張彩色照片的價錢相當昂貴，因為照片上的彩色，都是照像館的攝影師，用顏料精心畫上去的，他們的技術純熟，上的色自然勻稱，如同拍出的彩色照一樣。而這些帶著顏色的照片，都是當年我塗上去的，塗的顏色質料很差，一看就知道這照片上的顏色是亂塗的，雖然效果差，質料低，但可貴的是這些顏色仍然那麼鮮艷，黑白色的照片歷經多年都已經泛黃了，而上面的顏色卻永不褪色，猶如我的記憶一般。

少女鳳凰已作祖母

照片上是少女時候的鳳凰，現在的她已是祖母級的人物了，過的很幸福，我由

衷的為她高興，她是一個善良的人，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。她童年時，曾在銀幕上風光一時，也是令許多人羨慕的明星，難得的是她為人謙卑，待人誠懇，讓人感到和藹可親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經歷了喪夫之痛，那時候她還年輕，孩子尚未成年，當時的痛苦，可想而知，後來她與也是在文革中失去配偶的舒適重組了家庭，在她還是童星的時候，舒適已經是紅星了，他們在一起拍過戲，早就認識了，那時候她叫舒適為叔叔。

基於舊時的感情基礎，加上都在生活中遭遇過挫折，使他倆更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，所以他們結婚後，生活過得和諧美滿。

工作伙伴體驗生活

說到舒適，在我心裡對他感到，既是前輩，又似長輩，他在電影界工作了幾十年，又曾紅極一時，但却毫無明星架子，他業務能力強，京戲唱的也好，不亞於專業水平，工作態度又認真，不苟言笑，我覺得他還有點大男人主義，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，所以就連我這個對人向來是沒上沒下，沒大沒小的人，對待他都收斂不少。舒適的前妻慕容婉兒，也是演員出身，她進上影廠後就改行了，到我們譯制片組來做英文翻譯，我們成了工作伙伴，多年來我們一起工作一起下放，（下放就是去工廠、農村，與工人農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，以此來體驗生活，和勞動鍛鍊。）尤其是下放幹校的時候，大家都住在一個溝，課餘飯後，聚在一起聊天，這是一個溝通的好方式，也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，從婉兒的口中，讓我覺得舒適是一個好丈夫、好爸爸，他比婉兒大幾歲，處處讓著她，而現在他對鳳凰，更是呵護備至。

提起婉兒，她生病和去世前的情景，雖然卅年過去了，還好像是前不久發生的事，還記憶猶新，文革前不久，我以前在剪接組的組長李世佳，把我叫到剪接室，她神色緊張地說：「小潘，我胸部長了個

東西，你幫我摸摸看要不要緊，當時婉兒也在場，她也湊過來說，小潘，我也長了個東西，你也幫我摸摸。」說來可笑，我根本不懂醫學，只是我什麼都愛問，對什麼事都有興趣，問得多了，知道些皮毛知識，就瞎瞞一氣，好多事都被我瞞對了，就被大家信任了，喜歡有什麼事都來問我，為此我們組的趙慎之（配音演員）還送我個外號，叫「能不夠」（山西、陝西一帶的方言，意思是處處事事顯示自己能幹的意思。）這是作家趙樹里小說「三里灣」中的人物，趙樹里在書中樹立了幾個鄉里婦女的典型人物，一個叫「常有理」，一個叫「惹不起」，還有一個就叫「能不夠」，（這幾個名字都帶有貶意。）趙慎之後來把她們都送給了我，並笑說，趙樹里真沒有學問，寫了三個人物湊起來才是一個小潘，從趙慎之對我的形容，也能略為知道一點我過去表現，當時說說笑笑就過去了，如今卻是回味無窮。

同事之間樹立威信

基於我以上所述，當時好多同事，有了什麼事都來找我拿主意，生了病也是如此，先來找我，再去找廠醫，按照我的推

斷去要求廠醫作治療，有一次趙慎之說她好像發燒了，我隨手一摸說，沒什麼，就三分熱度。過了一會兒她跑來對我說，小潘，你真神了，你說我有三分熱度我不信，三分也能摸出來，我就去醫務室量了一下，果然就是三分，還有一次我說這次只有二分熱度，她又去量了一下，真的只有二分，從此對我十分信服，她女兒淋巴腺腫了，也來問我該怎麼辦，我說到醫務室請醫生給她打一針消炎針，就會好了，結果醫生不肯打針，只給了她一些藥片，她女兒發炎變嚴重了，到醫院開了刀才治好，她氣得直罵廠醫，什麼醫生呀，還不如小潘啊。更有一次，我們組的李梓（配音演員）焦急地對我說，她媽媽昨天到醫院看病回來，突然心跳每分鐘只有卅下，很危險，她說媽媽是去看感冒的，告訴醫生她有心臟病史，我一聽就說，糟了，你媽一定碰上個實習醫生，聽你媽說有心臟病，就給她開了毛地黃藥片，你回去快讓你媽別再吃藥了，趕快再陪她去醫院，告訴醫生她是來看感冒，只是有心臟病史，不是看心臟病，並把第一次的藥帶去，把吃藥後的反應也告訴醫生，第二天她對我說，她媽媽的情況正如我所分析的一樣，並

說先前醫生給她吃的藥，就是我說的毛地黃，她問我為什麼會知道，我說舒綉文就是心臟病，她心跳太快，醫生就是給她開的毛地黃，這種藥有毒性，我還說你媽虧得有心臟病，要是我們這些正常人吃了，還會吃死呢，為此我又樹立了威信。

慕容婉兒懷慘病逝

因為上官雲珠生乳癌時，讓我摸過乳癌是什麼感覺，所以李世佳和慕容婉兒胸部長東西，都叫我摸摸，幫她們判斷一下，說真的，我當時真摸不出來，我更不敢妄加判斷，我只說最好你們去醫院檢查一下，我看不算數，別把你們耽誤了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我並且建議她們，既使診斷是良性腫瘤，最好也動手術切除掉，以免轉化，甚至惡化。李世佳聽了我的勸告，很快就去醫院作了手術，如今還健康的活著。但是婉兒沒有去開刀，她找了位中醫，為她按摩來化解腫瘤，她對那個醫生十分信任，說他醫術高明，並承諾會為她治好病。可是我對此事存懷疑態度，我還勸她說慢性病可以找中醫調理，但需要手術切除的疾病，最好還是找西醫較為妥當，她仍然堅持不願意開刀，這是文革前

夕的事。文革後不久，她就臥病在家了，那時候還是造反派當權，我和她都是造反隊的一員，我還代表廠裡到她家去探望過她，可是不久一切都亂哄哄的，生活和工作全脫序了，成天就是開門爭會，門來門去，個個精神亢奮，都像兒童起了乩的精神狀態一樣，晚上廠裡燈火通明，都不回家，研討明天的鬥爭對象和作戰方案，生病在家的婉兒，也無人過問了，她參加了造反派，所以沒有去批鬥她，這已經是上上大吉了，更不可能有人去照顧她了，舒適那時候也靠邊站，打進了牛棚，被看管起來失去了自由，關在幹校，也不能陪伴她，現在想來，她最後的日子，是夠淒慘的。

張雁吳藝相互扶持

文革中，多少個家庭支離破碎，多少對夫妻生離死別，發生在我周圍的親朋好友，悲歡離合的故事也不少，說到這兒，我想起張雁和吳藝這一對了，張雁是上影廠的演員，也是老演員了，他在文革初期喪失了配偶，我和他們夫妻也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，他的太太劉恩玉和我年齡相仿，又同在演員組，我們挺談得來，劉恩玉

心直口快，嫉惡如仇，她在反右中受到打擊，劃成了右派，文革將開始，由於她對政治的敏感，唯恐文革運動給她帶來再次的羞辱，她心高氣傲，無法忍受，於是她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我理解她，同情她，也為她惋惜，她還年輕，才卅多歲就走了。多年後張雁找到了吳藝，我原本對吳藝並不了解，因為她一直在北京工作，她嫁給張雁，張雁帶她來我家，我才認識她的，還是像過去一樣，以我家為主，朋友各帶一個菜來聚餐，這次是為慶賀他們新婚而相聚的，從閑聊中，我得知吳藝原來是舞蹈演員，因為發胖了，才改行演戲了，吳藝的性格相當直率，我們初見面，她就像老朋友一樣對我說：「我對張雁說，張大哥，我不嫌你禿，你也甭嫌我胖，咱們倆就湊合著過吧。我聽了哈哈大笑，當時我就覺得吳藝蠻可愛也蠻實在的。本來嘛，大家都是中年人了，還講什麼外表形象，能有共同語言，能互相扶持，一同走完下半生，就是最大的造化了。」

保守年代標新立異

說到張雁的禿，老朋友都知道，他很年輕的時候就禿了，記得五十年代初，有

一天電影局開大會，在徐匯劇場，我和張雁坐在一起聊天，我的髮型在當時是很突兀，因為前幾天，我去燙頭髮，理髮師幫我削薄，削出層次，準備上捲的時候，我覺得這樣子不錯，我說不燙了，就這樣吧，沒想到我一上班，就遭到不少非議和挖苦，說我這樣好像生了一場傷寒病，頭髮掉的亂七八糟的，說我標新立異，不顧及形像等等。說真的在五十年代，我們的生活和思想都很保守，穿的是以黑、藍、白三色為主，頭髮以直髮為主，燙髮就不多了，何況像我這種當時認為不倫不類的樣子，更是絕無僅有的，我一向是喜歡標新立異，獨樹一格，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，只要我願意，我只要不犯法誰也管不著。我和張雁正說說笑笑聊著天，他突然轉了話鋒，他說，小潘，現在如果有個聚光燈，打在我們倆頭上，該有多好看啊，他一方面調侃自己的禿頭，一方面點明我髮型的怪異，他接著又說，哎呀，小潘，你可真是個「勇敢的人」，那年我們翻譯了一部蘇聯電影，片名就是「勇敢的人」，他既揶揄自己，也揶揄別人，這就是張雁的性格。多年沒見到張雁了，不知他和吳藝過的可好，我在這裡祝福他們。

最低廉的售價·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合售新台幣陸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勞勞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

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